

傳學概論

傳媒 信息 人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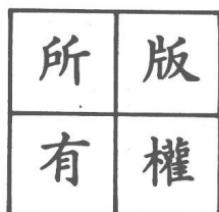
G206
711

书 台 港

傳 學 概 論

— 傳媒・信息與人 —

著伯偉宣·W
述譯魯也余



本書樓保有此書一切版權，未
經取得書樓書面許可，無論部
份或全部均不得轉載或翻印。
但報刊書評中引用不在此限。

傳學概論

著者：Dr. Wilbur Schramm

譯述者：余也魯

出版者：海天書樓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四五號安利大廈四樓
電話：(三)八八二四四六、八五五五二一

公元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

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 1973 by Wilbur Schramm.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0 East 53rd Street, New York, N.Y.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Timothy Yu, and published by The Rock House, Publishers, P.O. Box 6138, Tsim Sha Tsui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Tel. (3)882446. Cable Address: ROCKHOUSE.

First edition: April 1977

丁000932

人既不完全像上帝，
也不完全像野獸，
他的傳通行爲
證明他的確是人。



本書作者與譯述人簡介

宣偉伯博士(Wilbur Schramm)是傳學研究者、傳播教育工作者，也是集此科大成的一位學者。他編的「傳播論文集」(mass communication，一九四九年初版)與「傳播的過程與效果論文集」(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九五四年初版)，都是為傳學研究開先河之作，到今天仍是大學傳播課程的必備書。

宣氏原為伊利諾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一九五六年出長史丹福大學傳學研究所並任J·M·白克講座教授，先後凡十七年，不少當代著名傳播學者都是他的門生。宣氏有關傳學著作逾二十種，包括「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傳播的社會責任」、「傳播手冊」、「大媒介與小媒介」等，文章更難計其數。過去十年，兩獲美國Kappa Tau Alpha最佳傳學研究獎；一九七二年，獲密蘇里大學金章獎以誌其在傳學上的卓越貢獻。宣氏一九七三年出任夏威夷東西中心傳播學院院長。一九七五年東西中心授予「最高榮譽研究員」銜，同年，復獲英國空中大學頒予榮譽博士銜。宣氏為首次獲此二榮銜之學者。

本書譯述者在史丹福大學隨宣氏習傳學，一九六七年自美來港，擔任浸會學院高級講師，創設四年制傳理學系，並任社會科學院院長。一九七四年，應中文大學聘，出任新聞與傳播學講座教授，現兼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並主編英文「傳播季報」(The Asian Messenger)。著作有「雜誌編輯學」、「傳播概論」，譯有「美國史綱」、「新荒漠甘泉」等十數種。

傳學概論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序

宣偉伯

一本用英文寫的書，而且繙譯本也都是歐西的文字，現在能有中文本問世，我不只高興，也覺得份外有面子。

中文本繙譯的慎重態度，和針對中文讀者的需要而作的努力，是原作者最歡迎的事。

本書涉及的學科範圍相當廣，有時不得不用社會科學裡頭的專門語彙與字眼；對譯者來說，困難自不消說了。我認為讀者和作者都應該感謝本書的譯者，是他的忍耐和毅力，完成了本書的譯述工作。

我們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學習科學研究方法與理論的人，看見中國長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傳的藝術傳統，總免不了會肅然起敬。我們常想，中國人那種深邃的智慧與洞達，要是有一天能用來幫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藝智識，增深我們在實驗方面的體會，該是多末好的事。許多人已注意到現代中國人在傳的學問上認識的深刻與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長的歷史傳統，且常能推陳出新。

我切盼東、西之間能加強交換研究所得，彼此能有更深切的了解。我也希望本書能在這方面略盡棉力。本書的譯述者對中西文化與傳統認識湛深，應有像他這樣的人來擔負起溝通的責任。

本書英文本寫成已五年。傳學研究是一門迅速發展中的學科，當然不會一直停留不動。讀者會發現有些新近出現的重要文章沒有提到，有些資料不夠齊全。其實，即令本書現在才寫成，一樣會有這現象。傳學的研究，還沒有成熟到像中國的藝術那樣，學理大備，可以藏諸名山；或者像牛頓的定律那樣，已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人的傳通的法則可能永遠達不到這樣高的標準。

牛頓所看見的，是不受文化影響的自然現象，儘管有時其間的過程不大顯露，但各種他變數（又稱因變數）總有辦法找得到。研究人的傳通可不同；人的文化背景與性格彼此差別既大，相互影響又萬分錯綜複雜，激源所引發的重要他變數常常難於捉摸，因果關係因此並不分明。

儘管如此，研究人的傳通的學問依舊有幾許進展，而且不斷向前。今天如果再寫這樣一本書，我可以說的便多過五年前。比方說，我可以講點人從文字學習與從圖畫學習，其間的不同；我也可以談些傳播媒介的同化功能，以及智據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今後二十五年，在這些和其他領域中，傳學一定會在理論方面有長足的進展；而能在這些方面作出輝煌貢獻的學者，現在也許正在讀書，或者剛開始研究生涯；連他們是誰，我們都不知道。

不過，我敢相信，一定有些會讀到這本書，會記住傳學裡頭已經有了的發現，會注意到千百仍待去發現的東西，然後竭盡所能，去改進我們這個小小星球上的人的生活。

譯述者的話

余也魯

傳播·傳理·傳學

傳學的介紹給中文讀者還是很新、很近的事，有很長一段時期甚至連大家都同意的譯名也沒有。

一九六五年一月，我的「雜誌編輯學」出版，大胆地用出了「傳理學」。我在自序中說：

近年來，「傳理學」(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逐漸從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甚至報學等學科中析離出來，成為一種以研究“who says what, to whom, in which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誰經由什麼途徑對人家說了些什麼，有什麼效果？）為目標的獨立專門學科，從事對傳者(communicator, 「誰」)，傳的工具(channel, 「途徑」)，傳的信息(Message, 「說了些什麼」)、聽(讀)衆(audience, 「人家」)及收效(effect, 「有什麼效果」)五方面作深入且週詳的分析與探討。研究者搜求事實、資料，進行調查，從質與量雙方來歸納、分析，希望得出一些原理與原則，不單可以作為傳播工作的基本理論指導，也可以轉回去幫助社會學者、心理學者、政治學者的研究工作。

我接着說：

這門新興的學科還剛剛開頭，有無窮的問題待探究，有無限的天地供發展，但現在已經得到的一些收穫，特別是關於讀衆方面的，已大大可供雜誌編輯人思攷、參攷，並能實際幫助編輯設計工作。^①

我在這本談雜誌編輯的書的第一章中，把這門歷史不會長過四十年的學科作了一個簡單扼要的介紹，提到了「傳播的過程與效能」(The Process and Effect of Mass Communication)這本論文集，^②也提到了集此科大成的一位傳學研究先驅人宣偉伯博士(Dr. Wilbur Schramm)一譯「施蘭姆」。現在他本人決定用「宣偉伯」，因為中文的「宣」字最接近Schramm的發音，而「偉伯」則是他的名字的音義均具的迄譯。)

我在書中替「傳理學」這個詞加了一個註腳：「communication一般譯爲「傳播學」，似乎只有傳出而不包括傳回。但本科的研究對象却包括來回往返的傳，及其相互作用與影響，因此彷彿心理學、物理學，把它譯爲「傳理學」；但以對外傳遞觀念、消息等爲任務的報紙、雜誌、廣播等，仍可名爲傳播工具。」^③

次年九月，徐佳士教授的「大衆傳播理論」出版。他在導論中說：「在目前，還沒有[傳播學]，：關於人類傳播的研究所得，雖然還未能形成一門「學問」，但是一些基本的假設或理論已在脫穎而出。」他在這本書中介紹了一些「大衆傳播」的理論。^④

他用了差不多兩面的篇幅來說明沒有一個恰當的字眼可以傳遞communication所包含的意義。「傳播」不恰當，因爲只意指單方面的行爲；「交通」與「通訊」雖說出了「通」的含義，但這兩個詞已經約定成俗，範圍太狹，很容易讓人想到運輸或者郵電。他建議用「傳播」，但在使用時賦予新的意義。

十年來，由於我們兩個人都從事傳播研究與教育，覺得應該有個比較妥當的譯名，來稱呼這門科際性的學問領域(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study)，來代表這一門逐漸走上獨立研究的新學科。

經過好幾次的討論，我們同意仿哲學、數學、光學立名的方式，採用一個新詞「傳學」，直捷了當指出這是研究人類傳的行為的科學。這裡頭有傳的假設與理論的探索，也有傳的實際的問題與方法的研究；包括了對人際的傳的行為和對傳播媒介的討論。文化的傳、社會的傳、經濟或政治的傳的探究都可以概括。

本書也便以「傳學概論」命名，並且用「傳學」替代了在字面上範圍略窄的「傳理學」。本書又採用了「傳通」這個新詞，來表達 communication 的普通意義。它是名詞，也可以做動詞。本來單用一個「傳」字也可以，但中文的習慣，在許多地方有用雙詞的需要。初看、初讀、初用，可能不大順眼；但我相信，它會像許多別的新詞一樣，慢慢上口，成為表達傳學新意義的一個詞。

要人人都同意一個新詞並不容易，也很難有一個盡善盡美的詞。到今天，英文 logic 的中譯仍未統一，便是一個例子。但正名也很重要；名不正則言不順，應該趁新介紹一門學問的時候，把比較妥善的譯名定下來，方便用中文來研究、來學習的人。

三件工作・一個目標

要說明我為什麼譯這本書，讓我先說明一個看法。

中文寫的有系統介紹傳學的書並不多；事實上，中國人研究傳學的就不多，若說「屈指可數」決非誇張之詞。一九六七年，「新聞學研究」第一集中刊了一個「現有中文新聞學著譯目錄」，所列一百四十多本書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大眾傳播理論」外，幾乎全是談新聞學（又稱報學）與新聞事業的書。^⑤

近十年，這現象並沒有多大改進。難怪會有人慨嘆：「社會科學的書刊增加的很快，：卻只限於外文——尤其是英文的。回頭看我們自己的著作，實在令人汗顏！不但新書出版有限，而且在這些有限的新書中，又有若干不夠份量：的產品，更是叫人心寒。」^⑥ 屬社會科學的傳學，中文書的確很少。

我認為國人研究傳學應該努力做三件事：一是翻譯傳學理論的著作。據那些奠基之作，書也好，論文也好，好好譯成中文；譯介西方已經有的努力與成就，讓不能看原文的人，可以從中譯本得到概念與啟迪。

一、編譯傳學理論著作

真正有價值的書，影響一個時代、改變人的思想的書，大都十分難譯，馬虎不得，快也快不起來。這一類的書很少有人肯花時間去譯，肯花錢去出版。

傳學，歷史短，值得譯介的書並不太多；若干重要的著作尚無中文譯本。

傳學在本質上是科際性的，它研究人的基本社會功能，凡是研究人的科學無不研究傳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語言學、哲學、數學、神經學等，都發展出了一套方法與一套看法來探究人的傳的研究的行為，並且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要認識傳學，勢須探本溯源，讀每一個學科中有關傳的研究的重要著作；再把個別的認識加以整合，來得到一個總印象。

在我心目中認為應該譯介的書：一、社會學方面有P·拉茲斐德與K·卡慈合著的「個人的影響力」；二、心理學方面有C·賀夫蘭主持出版的耶魯大學傳學研究叢書，一共五本。三、政治學方面有H·拉士維爾的「傳通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和W·李普曼寫的若干文章；

四、在經濟學方面，F·馬卡甫的「智識的製作與分配」可以部份譯介。五、向龍與魏維合寫的「傳通數論」是最早談「智據論」的書，頁數不多，應該一譯。六、H·英尼斯的「傳播的偏向」和M·麥魯恆的「認識傳媒」是從哲學觀點為傳學研究指出一些新方向的書。英尼斯講的是傳的途徑與政治結構間的關係；麥氏加以發揚，指出了媒體的改變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七、B·瓦爾伏的「語言、思想與現實」，早川氏的「語言思想與行動」（二十年前已有譯本，名「語言與人生」）。一九六五年，原書出修訂本，增改的地方甚多，但尚無中文新譯）。八、C·契瑞的「論人的傳通」，是最早從語言學、數學、電腦學、心理學、語意學、語音學來綜合地談傳學的人。九、E·賀爾從人類學角度談傳的行為，那本「無聲的語言」也該一譯。^⑦

在這些書之外，應該譯的有兩本論文集：一是宣偉伯與D·羅柏士合編的「傳播的過程與效果」；一是L·A·德士特與D·M·懷特合編的「人，社會與傳播」。^⑧

這裡開出的只是基本的書，要譯好、譯齊，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業了。我認為這是研究傳學應該做好的第一件事，而且刻不容緩。

二、檢討已有的國人研究成果

其次是檢討已有的用中文寫出的研究成果。中國人辦報紙與雜誌的歷史不算短，談新聞學與報業發展的論文與書一定不少。

近三十年來，廣播與電視加入傳播業，講所謂「電子媒介」的文章與書漸多。接上是廣告事業的興起，與公眾關係（不應該譯為公共關係）。因為它是研究一個機構與各種公眾之間

的關係的改善與促進）專業的突起，人際傳通的探討隨之打入了本來只講傳播的範圍裡，書與論文的數量又多了一些。

國內外修習傳播的人漸多，發表與未發表的論文應該有不少。一九四八年在南京出版的「報學雜誌」，一九五一年在台北創刊的「報學半年刊」，一九六七年創刊的「新聞學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新聞與傳播的刊物，刊登了許多文章，有譯譯，也有創作。此外，大學新聞、傳播系畢業生和研究生寫作的論文，社會、心理、人類學等有關學科的畢業生寫的與傳學有關的論文，應該也有具價值的作品。至於散見報刊的文章，其中當不乏談傳播與新聞的。

據我所知，到現在還沒有人作過一次「存貨盤查」。零星的書目也許有，全面的索引却未見過。這是研究傳學應該做好的第二件事，也是刻不容緩。

三、探索中國傳統

第三，是有計劃、有系統地從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去找尋傳的原理與原則。

傳學雖然是近四十年發展出來的東西，但人的有傳的行為，自有人便已開始。「春秋」與「戰國策」所記載的當時的政治傳通，熱鬧的景況不下美國大選；而鄭和七下南洋所採用的傳通說服策略，豈輸現代公眾關係？中國人發明活字印刷還早過古騰堡四百年；發明文字與書寫工具的歷史，很少文化能望其項背；運河溝通了南北的水上交通，也建立了中原與南方的傳通，單是車輪與馬匹的運用，就可寫一部比美麥魯恒「認識媒介」的論著。

把這些「散佚」在其他像歷史、文學、地理、工藝等等領域中的有關傳的行為的記載與研究抽繹出來，找出原則與原理，在現代生活中加以驗証。這當然不容易，也不是單靠傳學

研究者能完成的工作；必須匯合有關學科的專家與傳學研究者，精通中國文化與文字的人，有計劃、有系統地來長期進行。

這是應做的第三件事；規模最大，需時最久，需要的財力也最巨，但影響也應該最深遠。這三件事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找尋有效方法來運用人的最專長的本領——傳，造福人類社會；找尋途徑解決因為傳得不好、不足或太過而引起的人與社會的問題。

宣偉伯博士在本書的結尾中說得好：

在今天的正開發的地區中有人口二十億，若希望他們的子女有充份現代智識，豐衣足食、樂享健康快樂家庭生活，而又能不讓地球上的人口過份膨脹，必須智慧地、技巧地運用傳通的本領。這是人類最偉大的本領，比任何動物發展得更完全。

爲什麼譯這本書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已把這三件事列入它的工作計劃中。其中第二項編輯傳播資料索引的工作，已在去年冬開始。

我開始思攷第一項繙譯計劃的時候，宣偉伯博士已寫成了他這本叫做「傳媒、信息與人」(*Men, Messages & Media*)的新書，而我剛好去史丹福大學看望他。他把原稿遞給我，說這是他自己最歡喜的一部書，也是他著述與教育生涯的 *swan song*（絕唱），從此封筆，不再寫了。這是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事，他還在史大負責傳播研究所，沒有去夏威夷東西傳播學院擔任院長。

以宣氏這樣一位精力充沛、永遠向前看的學者，這本書當然不會是絕唱，因為這之後他

又寫了 *Big Media, Little Media*（大媒介·小媒介），講大媒介的毛病，小媒介的優點，主張第三世界應注意小媒介的發展。又和麻省工學院的社會學家 Daniel Lerner 合編了一本「十年來與十年後的傳與變」（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the Last Ten Years—and the Next）替今後傳播的發展作了很精彩的預測。

去年夏天，宣氏放下東西傳播學院的行政工作，打算集中全力從事研究。我經過夏威夷，在他可以飽覽太平洋波光帆影的新居裡，談到了亞洲今天的傳播教育。他一向關心亞洲，會幫助印度把教育電視衛星計劃付諸實施；一手促成東西中心設立傳播研究所。他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傳播媒介與國家開發」這本講正開發地區應該怎樣使用傳播媒介的書，贏得了舉世的注意，也獲得 F·莫特新聞獎。十多年來，我們在一起，總會談到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中傳的藝術。我們深信指導傳的行為的原則已在那裡，只差作有系統的整理。我告訴他中文大學已在籌設傳播研究課程，希望他能考慮來東方，協助培養優秀的研究人材，服務亞洲社會與經濟發展。

此文撰寫時，宣氏已接受中大邀請，擔任「胡文虎傳播講席」，今秋將偕夫人來港，長住沙田，為亞洲特別是中文的傳播研究和教育而工作。本書中文本在此時出版，意義倍增。這是我個人極感榮幸，也十分開心的事。

說回我見到他新著的原稿。這本書雖未成為他的絕唱，却真是一本有系統而全面介紹西方人研究傳的行為的傑作。他不只介紹，也不斷提出問題。他要讀者注意到四十年來已有的些研究成果，也要讀者留心今後應該與可以有的發展與方向。

我們可以把這本書當作研究人類傳通行為的入門書。作者用親切的態度，携着你的手，

領你參觀人的傳通的海洋，從你腦中的小世界帶你到腦外的大世界，他把這塊新的知識天地指給你看：有人與人的傳，有國與國的傳，有人與機器、團體與人的傳，錯綜複雜，但他說明得有條有理。

這本書應該是前面說過的繙譯計劃中的第一本。繙譯它成中文，可以把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傳學方面已有的看法與成就，介紹給中文讀者、從事實際傳播工作的人與研究新聞、傳學等科的學生與學者。

我在原作者的同意下，譯的時候作了一些增刪。增加的是屬於中國歷史與文化方面的材料，和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例子；刪節的是原為美國讀者而寫或美國人才比較易懂的事例。我也把一些較新的材料補充了進去，讓時間上的距離可以縮短。

本書只能算是譯述，不能算是全譯。一切因增刪而可能引致的錯悞，自應由譯者負責。而原書作者英文造詣之高早獲公認，即令在美國，像他那樣寫深奧題目卻明白、流暢、易懂，而文字又揮灑自如的人，殊不多見。中譯實在不易為，但希望譯文能勉強做到一個最起碼應有的標準。

今天，傳學的研究已逐漸在東方引起興趣，獲得漸多的支持。這是因為政府、工商業、社團等等都已開始認識到，有許多問題是因為傳通不足或缺乏所引致；而傳播機構因本身的发展而產生的問題也希望傳學研究工作者能提供答案。可是這情形並不普遍。

政府知道要減少官民衝突須先消除官民間的隔陔；行政人員都知道，要政令順利推行，必須民間對政府的政策有充份認識。但一到怎樣消除隔陔、增加認識，他們多信任自己的經驗，一年到頭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事前研究與事後檢討常常都付闕如，而運動本身的設計